

《金陵古今图考》版本流传考

李 好

提 要：《金陵古今图考》是明人陈沂编著的一部记述南京城市变迁的重要历史文献。目前所见有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正德本、日本东洋文库藏嘉靖本、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南京兵部万历本、朱之蕃刻天启本、民国南京中社影印本5个版本。其中中社影印本所据原本的刊刻时间应为万历年间。《金陵古今图考》的5种版本大致可分为3个流传体系：正德本与嘉靖本为一个体系，万历本与中社影印原本为一个体系，天启本单为一个体系。

关键词：《金陵古今图考》 版本 流传

《金陵古今图考》（以下简称《图考》）是一部记述南京城市变迁的重要历史文献，著者陈沂是明中期著名文人，尤擅南京文史，被誉为“金陵三俊”之一。《图考》的记述年代起于春秋，止于明正德十一年（1516）。全书无分卷，除自序外，共有图16幅，图后均有考文。《图考》甫一问世，便广获好评，屡有重版。早在明末，焦竑著录的《国史经籍志》中便录有此书书名。入清后，《图考》流传更广。《明史·艺文志》及《四库全书存目》都录有此书，而近十种私家藏书目录也可见其踪迹。乾嘉时期学者陈文述的《秣陵集》，更是直接引用《图考》的10余幅地图。今人辛德勇称其为“一部比较著名的城市历史地图”^①，酈波则称赞“能图文并茂详考古来金陵一城之变迁者，莫过于明代陈沂的名作《金陵古今图考》”^②。

《图考》一书对于我们研究南京的城市历史地理问题十分重要，已有部分学者从历史文献学、城市营造学等角度进行了研究，但深度与广度尚显不足。^③其中尤以版本遗存问题最多，研究者对于部分版本的刊刻年代观点不一，至今未能梳理出清晰的版本流传脉络。^④历史文献的版本考辨是进行深层次研究的基础，尤其对于古代历史地图集而言，只有熟知各版本的异同与优劣，才能更好地深入地图本身进行探究。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试从《图考》一书遗存各版本入手，梳理该书版本流传的基本历史状况，辨析诸版本的优劣异同，意欲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

一 《图考》版本现存概况

关于《图考》的版本，张渝列举出如下4个版本：正德十一年初版、天启四年（1624）

① 辛德勇：《19世纪后半期以来清代学者汇编历史地图的主要成就》，《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9期。

② 酈波：《〈金陵古今图考〉推荐词》，《金陵晚报》2015年6月10日。

③ 笔者暂未见以《图考》为对象的专题性研究成果。张渝、王卫杰的两篇硕士学位论文对《图考》的版本略有论及。沈波以《洪武京城图志》及《金陵古今图考》为对象，分析了明朝南京的城市建设理念，见沈波：《南京城营造理念管窥——从〈洪武京城图志〉与〈金陵古今图考〉中所见》，《昭通学院学报》2013年第3、4期合刊。对《图考》本身的历史文献学、地图学研究，或以此为材料，对南京城市历史地理的深入研究尚未出现。

④ 《图考》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民国中社影印本所据原本的版刻年代，现有正德、嘉靖及万历3种说法，后文将详细论述。

朱之蕃版、国图清抄本、民国18年(1929)中社据正德版影印本。^①王卫杰也提出了3个版本:正德本,即《四库存目》本,亦中社影印本;天启朱之蕃版;2006年南京出版社点校本。^②综合以上两人的观点,再排除版本意义较小的抄本、现代点校本,他们实际上只举出了两个版本:即朱之蕃天启刻本,朱氏在《金陵图咏》后全文附录了陈沂的《图考》;民国中社影印本,他们根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说法,认为该影印本所据原本为正德刻本。但据笔者掌握的情况来看,《图考》的版本不止两种,而且中社影印本所据原本应当不是正德本。

我们不妨先从目录书记载来看。明清时期目录书虽多录有《图考》,但对其版本多言之不详,有的仅标注“明刊本”,更多的连标注都没有。《万卷堂书目》《钱遵王述古堂藏书目录》《文选楼藏书记》《传世楼书目》和《澹生堂藏书目》均录有该书,但没有言及其版本。而《天一阁书目》和《八千卷楼书目》也只称其为明刊本。民国以来,图书馆事业起步发展,各大图书馆所藏善本书目次第问世。在此,笔者参考《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国古籍总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目》及《浙江图书馆特藏书目》等书所录书目,发现除上文已述朱氏天启本及民国中社影印本藏处甚多、较为常见外,尚有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正德初刊本,及日本东洋文库藏嘉靖四十年(1561)刊本存世。此外,笔者在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偶然发现该馆古籍部藏有万历南京兵部本。^③

这样一来,《图考》至少现存5种不同版本。据笔者所见,前两种流传较广,较大规模的公共图书馆或高校图书馆多有所藏,同时网络上有电子版供读者阅览。而后三种则或为孤本,除台湾“国家图书馆”所藏正德本已公开网络阅览外,另两种均需到馆查阅。为便于读者了解《图考》诸版的具体情况,现按其年代顺序,将各版刻信息兹录于下。^④

一是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正德本。板框高17.1厘米,宽13.6厘米。四周单边。每半页9或10行,行20字。版心白口,无象鼻,无鱼尾。缺第35页。卷首有《金陵古今图考·序》,署“正德丙子春正月望鄞陈沂书”。书中钤有“刘承干字贞一号翰怡”“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印”“国立中央图书馆藏书”“蟬隐庐所得善本”等印章。^⑤

二是日本东洋文库藏嘉靖本。板框高25.8厘米,宽15.8厘米。四周单边。每半页10行,行19或20、21字。版心白口,单鱼尾。鱼尾下方记“考”字,再下记页次。足本。卷首有

① 参见张渝:《金陵三俊与明中期金陵文化的兴盛》,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62—63页。

② 参见王卫杰:《陈沂诗文研究》,暨南大学文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43—46页。

③ 除上述各版本外,另据南京图书馆馆藏书目检索,该馆藏有《图考》嘉靖本及民国7年(1918)本,笔者实地阅览后发现以上两者均为中社影印本,书目信息有误。同时据台湾“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查询,该馆另藏有《图考》明末刊本,其出版年标为1567年,即隆庆元年。经该馆职员代查,该版系天启朱之蕃本,目录信息有误。另据《中华古文献辞典·地理卷》,“金陵古今图考”条载,该书有隆庆间刻本,笔者未能搜见。

④ 本文所录《图考》版本,均为刊本。除以上刊本外,尚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南京图书馆藏民国抄本及浙江省图书馆藏抄本等。另有1947年《南京文献》标点本,底本为中社影印本;1996年庄严文化影印本,底本待查;2006年南京出版社标点本,考文底本为中社影印本,地图底本为陈文述《秣陵集》及中社影印本;2012年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本,底本为东洋文库天启朱之蕃本。因民国中社影印本所据原本年代暂不明确,故放在最后。

⑤ 参见台湾“国家图书馆”特藏组:《“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台湾“国家图书馆”,1997年,第70页。

《金陵古今图考序》，署“正德丙子春正月望鄞陈沂书”。后有《重刻金陵图考小引》，署“嘉靖辛酉春二月望日东吴王可大书”。书中钤有“东洋文库”“清静”等印章。

三是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南京兵部万历本。该版保存现状不佳，版心均已磨损，似曾有浸水，已缺页。封皮疑似藏书者题《金陵古今图考》书名，并署“好古山人藏”。白棉纸，板框高23.3厘米，上下单边，左右双边。每半页10行，行20或21字，注文小字双行。再，序与跋文为行书，字号较正文大，板框高宽、版型与前者一致，唯每半页现存6行，疑完整为7行，行13或14字。缺《秦秣陵献图》左页、《宋建康府图》《元集庆路图》及《历代互见图》。卷首有《金陵古今图考序》，署“正德丙子春鄞陈沂书”。另有序跋二处，标题仅可见一处《重刻金陵古今图考跋》，署“万历丁酉春正月上元吉旦南京兵部司务锡山华复元谨识”。书中钤有“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藏书”章。

四是朱之蕃刻天启本。板框高22.3厘米，宽14.9厘米。四周单边。每半页9行，行21字，注文小字双行，字数同。版心花口，单鱼尾，上方记书名“金陵图考”，鱼尾下方记页次。卷首有《金陵古今图考序》，署“正德丙子春正月望鄞陈沂书”。后有《朱之蕃序》，后署“天启甲子岁春正月后学朱之蕃识”^①。

五是民国中社影印本。^②年代不详。板框高22.1厘米，宽14.5厘米。四周单边。每半页10行，行20字，注文小字双行，字数同。版心小黑口，单鱼尾，鱼尾下记页次。书中部分页面有残，整体保存较为完整。卷首有《金陵古今图考序》，署“正德丙子春正月望鄞陈沂书”。卷后有柳诒徵跋文，署“戊辰冬十有二月镇江柳诒徵”。书中钤有“中社”“四库地本”“江苏第一图书馆善本书之印记”“钱唐丁氏正修堂藏书”“光绪癸巳泉唐嘉惠堂丁氏所得”“子和”等印章。^③

二 民国中社影印本所据原本年代考

前文已提到，对于民国中社影印本所据原本的版刻时代问题，学界多有争议。若不解决此问题，恐对《图考》一书版本流传情况的梳理有不利影响。综合诸说，笔者发现学界对此有3种不同看法。其一，正德说。即认为其所据原书为正德陈沂初刻本。这一观点支持者甚多，他们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收录此书时所标注的“南京中社影印明正德刻本”为据。^④如今绝大多数国内图书馆均将中社本标注为据正德本影印，非但如此，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中，也依照中国说法如此标注。其二，嘉靖说。即认为其所据原书为八千卷楼嘉靖本。此说出自文献学家缪凤林，他提到“是书（即《图考》）在清代中叶，流传固已罕矣。八千卷楼旧藏嘉靖刊本，兹由中社影印，末附柳先生跋”^⑤。此说流传甚少，仅见缪氏一言。其三，万历说。即认为其所据原书为万历复刻本。此说出自辛德勇，他在《19世纪后半期以来清代学者汇编历史地图的主要成就》^⑥一文中简单提到此书为万历本。辛氏并未阐述判定年代的依据，是说流传甚少。

上述3种说法，各方均未提出确凿证据，也未进行详细论证。正德说虽从者甚众，但依笔者

① 台湾“国家图书馆”特藏组：《“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第70页。

② 笔者遍查国内外诸图书馆等机构，并未发现中社影印本所据原本存在，该本可能早已散佚。

③ 王卫杰：《陈沂诗文研究》，第43页。

④ 陈沂：《金陵古今图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史部，第186册，第508页。

⑤ 缪凤林：《影印金陵古今图考》，《史学杂志》1929年第1期。

⑥ 辛德勇：《19世纪后半期以来清代学者汇编历史地图的主要成就》，《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9期。

愚见,或有谬误;嘉靖说、万历说虽可能性较大,但仍需从诸版本的版型、文字差异、历史流传情况等方面进行分析,判断中社影印原本的具体年代。

首先,我们可以排除正德说。中社本从未提到该书为正德本,仅笼统称其为明刊本。持此观点者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标注奉为圭臬,但该书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况且我们已知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有正德初刻本,将中社影印本与其对照可知两者差异甚大。当然,有人可能会有疑问,除台湾所藏正德本外,《图考》是否在正德年间另有刊行?但当我们把台湾本与中社本比对,即可发现前者字体方正偏写体,而后者扁平,匠体气息浓厚。从明代版本字体演变的历史来看,台湾本的年代应当要早于中社本。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是,朱之蕃曾提到《图考》初刻仅有陈沂家刻本一部,其后又有王可大刻嘉靖本与万历南京兵部本。而中社本与万历本十分类似,两者可以认定为同一体系,若将中社本判定为正德本,那么万历本岂不也可认为是正德本。^①但这明显存在逻辑错误。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社影印所据原本绝非正德本。

其次,我们来看嘉靖说与万历说。据前文所知,日本东洋文库与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各藏有一部嘉靖本与万历本,经对照可发现,中社影印本与两者均有差异。那该本的版刻年代究竟是何时呢?我们不妨从该本与其他版本的异同来辨析。一是版刻风格上,台湾正德本与王可大刻嘉靖本较为相近,字体均较古拙,版型也较为近似;而中社本则与万历南京兵部本较为相近。而且在对书中部分地名进行强调时,前两者使用细线方框,而后者则均使用弧形括号。二是文本内容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经过详细比照对勘,笔者发现诸版本的内容大体一致,有较大差别之处为《国朝都城图》《国朝都城图考》。《国朝都城图》,台湾正德本与王可大刻嘉靖本在描绘风格、地名标注等方面完全一致,而中社本与万历南京兵部本完全一致。但前后两者之间差异甚大,不但绘制方法与风格不一,表现的地理事物也有很大差别。前者共收录151个地名,后者则多出了23个,共收174个地名。在《国朝都城图考》中,有两处较大的文字差异。“在宋元东城之外……即古都城开阳门”,此为台湾正德本、王可大刻嘉靖本所载。“在宋元东城之外……即古都城之故址”,此为万历南京兵部本所载。“在宋元都城之外……即古都城之故址”,此为中社本所载。中社本与台湾正德、王可大刻嘉靖本相差较大,而与万历南京兵部本仅一字之差。以上两点,可以明显说明中社本与万历南京兵部本的亲缘关系更大。而且前文也提到朱之蕃并未提到《图考》除王可大刻本外另有嘉靖本,所以我们认为中社本的版刻年代更可能是万历一朝。

那么该书在嘉靖年间是否另有刻本呢?缪凤林是柳诒徵的学生,从缪氏为中社影印出版《图考》所撰写的介绍文章,以及柳氏为中社本题跋来看,他们很有可能都参与了中社本的影印出版工作,甚至可能亲自查阅过中社所影印《图考》原书。缪、柳二人均是文献版本大家,学养深厚,他们的断代应当是比较有权威的。我们既然认为中社本为万历本,那么就不得不考虑缪氏认为该书为嘉靖本的缘由。不妨先回顾他的那段话,“八千卷楼旧藏嘉靖刊本,兹由中社影印”^②。这也就是说中社原本藏于八千卷楼,从首页中“钱唐丁氏正修堂藏书”“光绪癸巳泉唐嘉惠堂丁氏所得”这两方印章,可以证实其书的确藏于八千卷楼。但究竟是否为嘉靖本,再查《八千卷楼书目》,可见目录书中所录《图考》并未标注版本年代,仅称其为明刊本。而该书目所收各书均按年代排序,在书名前均标注版刻年代,《图考》书名前并未标注年号,但该书却放在正德之后,位于嘉靖之首。^③这或许是缪氏认为其为嘉靖本的原因之一。

① 关于《图考》诸版本流传体系的问题,详见后文论述。

② 缪凤林:《影印金陵古今图考》,《史学杂志》1929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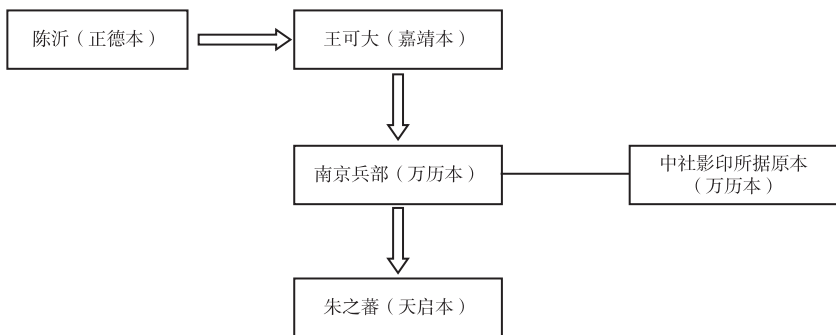
③ 参见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外一种)》,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063—2064页。

最后，辛氏的万历说恐怕是最接近事实的观点。不论是版本风格、地图与文本内容，中社本均与万历南京兵部本十分相近。再加上嘉靖本可能只存有一部，故而笔者将其判定为万历年间刊本。若进一步推测其与南京兵部本的年代差别，我们可以从“东城”变为“都城”的情形略窥一斑。除中社本为“都城”，其他诸版均为“东城”，而后的版刻年代我们已准确得知，照常理推算，变化的事物出现时代应当偏后，故而我们怀疑中社所据原本的年代或许稍晚于南京兵部本。但由于没有更为确凿的证据，该书亦有可能早于万历本，但其刊刻年代大致在万历年间，这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三 《图考》版本流传脉络

梳理完《图考》存世的5个主要版本后，我们再来分析这些版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与流传脉络。朱之蕃《金陵图咏》附录了陈沂《图考》一书，朱氏提到：“《金陵图考》一书，创自石亭先生，鲁南甫陈沂板藏家塾。岁久鲜传，后刻于少冶王太守家，再刻于兵部，署中流布亦不多见。蕃未获原刻，仅得一再翻本，惜其传之未广，令先达苦心盛事日就，湮没无闻。”^①从朱氏的话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几个信息：第一，在朱之蕃翻刻该书的天启年前，《图考》至少有3个版本，其一为陈沂家刻初版，其二为王少冶家刻本，其三为兵部刻本。第二，这些版本早在明末便已较为罕见，就连大学者朱之蕃也只获得一再翻本。据前文可知，陈沂家刻本即台湾“国家图书馆”所藏本，王少冶刻本即王可大刻嘉靖本，兵部刻本即万历南京兵部本。通过对《国朝都城图》与《国朝都城图考》的比较，我们发现朱氏刻本与南京兵部本、中社所据原本十分近似，而与台湾正德本和王可大刻嘉靖本相差较大。再考虑朱氏序文中没有提到中社影印所据原本，故我们推测朱之蕃重刻所据版本，即所谓“再翻本”，很有可能是南京兵部万历本。

前文已经提到，《图考》的正德本与嘉靖本从版刻风格、内容文字都较为相似，王可大的引文也谈到：“遐想故里，不觉神驰……乃以金陵者复梓之。”王本刻于嘉靖辛酉，也就是嘉靖四十年，与正德初刻本相距不远，虽非摹刻，但我们可以将其看作同一体系。而南京兵部本与前两者版刻风格上大不相同，且《国朝都城图》与之相差甚远，我们可以将之与中社本看作另一体系。天启本在版刻上与前两种都不一样，但内容基本与南京兵部本一致，我们大体可以将之认为是由其衍生的另一版本。如此，《图考》的5种版本可大致分为三个体系。其版本流传如下图所示：



至于诸版本之间的优劣，考虑到《图考》问世较晚、卷帙不多、篇幅不长的实际状况，而且几个版本之间的差异十分细微。除了前文屡次提到的《国朝都城图》与《国朝都城图考》外，

^① 陈沂：《金陵古今图考·朱之蕃序》，天启朱之蕃刻本。

不论是地图还是文本均无较大差别。所以我们认为正德家刻本年代较早，版刻清晰、文本正确，可称善本。但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后几个版本中所出现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综合各本之优劣，形成最为完善的一个本子。

(作者单位：首都社会发展研究所)

本文责编：詹利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太原府曲阳县辨误一则

马 巍

《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北宋元祐元年（1086）二月“殿前都指挥使、武信军节度使燕达等言，试验到太原府曲阳县大保长刘用事艺应法。诏刘用与三班差使，赐衣带，令归吏部别承差遣”^①。材料所涉及地点为太原府曲阳县，然而北宋一朝，（并州）太原府并无曲阳县。

曲阳县作为县级行政建制属河北西路定州，据《太平寰宇记》定州条载：“元领县十一。今八：安喜、蒲阴、唐县、陞邑、北平、望都、新乐、曲阳。”^②《元丰九域志》载：“曲阳。（定）州西六十里。三乡。龙泉一镇。有常山、曲阳水。”^③《宋史·地理志》载：“政和三年，升为府，改赐郡名曰中山。”^④定州在政和三年（1113）升为中山府，而曲阳为其所属七县之一。可知，曲阳作为独立县级行政建制，在北宋一朝相对稳定，隶属于定州。

阳曲县则隶属于并州（太原府）。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平北汉，“毁太原旧城，改为平晋县。以榆次县为并州”^⑤。为应对北部辽国军事威胁，太平兴国七年二月，“复徙并州于三交寨，即以潘美为并州都部署。三交寨即阳曲县”^⑥。《太平寰宇记》并州条载：“旧理太原、晋阳二县，今理阳曲县。”^⑦另据《元丰九域志》^⑧、《宋史·地理志》^⑨可知，作为独立县级行政建制，阳曲县在北宋时期隶属于并州（太原府）。

并州阳曲县、定州曲阳县作为独立行政建制在北宋长期并存，并无太原府曲阳县一说。故《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所载此条史料中太原府阳曲县说有误，应为太原府阳曲县。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5，元祐元年二月丁卯，中华书局，2004年点校本，第8766页。

② 《太平寰宇记》卷62《河北道十一》，中华书局，2004年点校本，第1268页。

③ 王存撰，王文楚、魏嵩山点校：《元丰九域志》卷2《河北路》，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第79页。

④ 《宋史》卷86《地理二》，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2127页。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太平兴国四年五月戊子，第453页。

⑥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太平兴国七年二月辛卯，第514页。

⑦ 《太平寰宇记》卷40《河东道一》，第837页。

⑧ 王存撰，王文楚、魏嵩山点校：《元丰九域志》卷4《河东路》，第161页。

⑨ 《宋史》卷86《地理二》，第2131页。